

念傅聰



人與事
周蜜蜜

「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裏練琴，像往常一樣，一天連彈七個小時。」傅聰坐在鋼琴旁邊，用堅定的眼神望著我說。嘩！七個小時！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差一點還要張開嘴伸出舌頭來：一天練彈鋼琴七個小時！太不可思議了！那需要怎麼樣的意志力才可以堅持做得到？我隨即向前這位被譽為中國蕭邦式鋼琴詩人的傅聰先生，投以無比敬仰的目光。他接着告訴我，其實他正常的練琴時間，是每天十個小時，最長的一次，連續彈了十四個小時之多。彈鋼琴，就是他的藝術生活——生命！那是一九九四年，傅聰剛滿六十歲，他到香港來，要舉行一場特有紀念意義的鋼琴演奏會。我作為一個報紙的文化版主編，專門去訪問他。眼前的他，一如既往，風度翩翩，帶着他那一種獨有的藝術家+音樂家+詩人的氣質，顯得神采飛揚，充滿活力，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一個年屆六旬的人。

其實那時候，傅聰先生於我來說，並不陌生。當然了，我最早聽到他的名字，也和許多人一樣，都是從那本《傅雷家書》中認識的。

幸運的是，我的家翁羅乎，與傅聰是相識相知的好朋友。因此，傅聰每次到香港來，羅乎都會請他吃飯，聊天，於是，我也有機會叨陪末座了。記得首次見到傅聰，我就被他特別的鋼琴詩人氣質深深地吸引住。他說他的父親傅雷教導他，首先要做好人，然後是藝術家、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我覺得從傅聰的身上，正是可以看得出這一切的最優秀的集合體。

「我真不敢相信，您已經六十歲了，根本就看不出來啊！」我對傅聰說。他微微一笑，說：「天天練彈琴，時間過得很快，沉浸在音樂的世界裏，我可以忘記很多煩惱和痛苦的事情，不知不覺的，轉眼就滿六十歲了。惟有父親對我的教導，是深深地埋在心裏底的。」他說着，濃眉下的雙眼變得更加深邃。中國有句老話，說是「棍棒之下出孝子」。許多家庭的教育，方式方法都特別嚴厲。一些音樂家、演奏家的家教尤其甚。所以那句老話，或許還可以改成：「棍棒之下出名家。」因為所有的演奏技巧，都必須從小培養，而且更需要堅持長期苦練而來。

我曾認識不少已成大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鋼琴演奏家、二胡演奏家，他們都多多少少向我提過，童年的時候，曾被父母親舉起拳頭或揮動鞭子，天天強迫他／她長時間苦練拉琴／彈琴的往事。而傅雷對傅聰的教育嚴苛，已經有公開的家書為證了。傅聰還告訴我，他的父親傅雷「特別厲害，耳朵很靈，我那時候在家裏練彈鋼琴，有一個音彈得不對，他就會大為惱火，把手中看着的書一下子扔過來，大聲斥責。」就是由於有了當天的傅雷，才有了今天的傅聰。那一次傅聰在香港的紀念演奏會相當成功，廣受好評。

除了彈鋼琴之外，傅聰很喜歡看書。每一次在飯桌上，他和羅乎交談的重點，都集中在近期所閱讀的書籍內容上。記得有一晚羅乎請傅聰和朋友在尖沙咀的一間川菜館吃飯，席間傅聰說他剛剛讀過一位內地作家寫的有關歷史和文化的書籍，內容引起了一些爭議，感到很值得關注和研究。他又向羅乎很認真、很詳細地詢問有關那本書的作家的種種情況和問題，一直談到夜深，意猶未盡，久久地還不願意離

去。後來也是因為傅聰的緣故，我認識了他的弟弟傅敏。傅敏也是一個愛書、編書、寫書之人，每當我們見面之時，常常會相互贈書、談書，而那些書也絕大多數是和傅雷與傅聰有關的。二〇〇八年，我去北京觀看奧運會的時候，應是和傅敏夫婦來往最多的日子，在感覺上，傅家的人和我們就像成為家庭朋友那麼親切。

萬萬沒想到，在二〇二〇年最後的幾天，新冠病毒侵襲了遠在英倫的傅聰，消息傳來，令人痛心、不安，我那天晚上焦灼不堪，徹夜失眠，只是不斷地默默祈求他能擺脫病毒，早日康復。但翌晨起來，收到的卻是最最不欲收到的壞消息……一連幾天，我反反覆覆地聽着傅聰彈奏蕭邦《C小調夜曲》的錄音，在如詩如歌的琴音中彷彿又見其人，心內悲喜交加，難以形容。傅聰雖然離開了人世，但是他的音樂依然還活着！但願在天國之上的他，能與苦心教導他的父母親長久相聚，一同沉醉在他們畢生至愛的音樂世界中，釋出最深厚、最純真的情感。

內行看門道

我所觀察到，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特色之一是，舉辦大量活動但缺乏多元文化政策的長遠規劃。無論是民政轄下的各類委員會還是藝術發展局，多以批款支持活動為主要目標。如今，西九文化區似乎也形成了一個類似康文署舉辦活動的格局。在普及藝術教育、專業藝術教育，以至專業文化藝術發展方面，香港可謂缺乏系統的政策。

大多數時候，香港的文化政策目標就為了數字，例如香港書展經常強調入場人次。然而在多元文化藝術方面，基本上沒有特定的方向和模式。久而久之，香港也習慣了這種「人多就一定是好」的市場效應。但是文化藝術並非經濟問題，而是關乎軟實力。增強軟實力，離不開具備多元的文化和人才。可惜的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一直以來沒有所謂軟實力團隊結構，除了缺乏長遠視野，原因還在於並不是由專家主導。在撥款問題上，一些委員會都由外行人主導。這樣的安排表面上是希望由一些沒有利益衝突的人士來分配，看似比較公平，實則



善洽若水
胡恩威

最後難免「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但這樣能否為文化藝術創造一個長期繁榮多元的局面呢？在我看來不太可能，因為申請撥款「人人有份」，好像變成所謂創造更多不同藝術的觀眾，但其實連穩固基本觀眾群也變得困難。

近二十多年，香港藝術教育幾乎是一片空白。內地近年大力推動書法的基礎教育，在中小學設定課程有系統地推廣書法。在香港，書法教育基本上沒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教育也是一片空白。這樣港人何以增強中國文化意識呢？若學生始終對祖國文化有疏離感，就難以達到身份認同。這也許是香港文化藝術失敗之處。雖然政府每年投入許多資源，舉辦形形色色的文化藝術活動，香港整體水平卻不見與日俱增。奇怪的是回歸以來，有些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似乎更少，更有甚者還出現一些非理性的嫌惡現象。歸根究底，香港這些文化委員會是否應該改為專家指導呢？在政策層次上由各類型的專家去研究制定，思考一些具體可行的文化藝術政策呢？



英倫漫話
江恆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江湖豪傑來相助，王朝和馬漢在身邊」，想必大家都聽過這首琅琅上口的電視劇主題曲《包青天》，在二〇二一年返工的第一天，英國首相約翰遜便宣布再度封城，讓此曲有了新解：開封府（開始封城的政府）有個鮑大人（鮑里斯·約翰遜），猶猶豫豫很寡斷，一群庸才來相助，王朝（教育大臣韋廉信Gavin Williamson，W諧音王）和馬漢（衛生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M諧音馬）在身邊。

這不是我的創作，而是英國華人給約翰遜政府編的段子，吐槽他從去年三月至今已數次封城，簡直成了「開封府的鮑大人」，至於他身邊的兩個「庸才」，衛生大臣夏國賢因主管抗疫，很好理解，但為什麼要捎上教育大臣韋廉信？那就不得不講一講關於中小學停課的紛爭。

其實和香港一樣，在新年伊始正式開學前，中小學因應疫情是否停課成為英國社會關注的焦點。約翰遜政府不同意停課，強調學校很安全，教師面對的風險，不會比一般人高。但教師工會和家長團體表示反對，呼籲政府應宣布停課，以免令校園成為染疫的場所。關鍵人物韋廉信呢？卻出來和稀泥，搞個折中方案，部分學校停課兩週以對師生進行檢測，其餘的如期開學。

「To be or not to be」開學還是停課？英國全社會發出了莎士比亞式的靈魂拷問，並由此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種觀點。支持照常開學的人認為，學生作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教育是頭等大事絕不能中斷，它也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此外，如果長時間不返校上學，孩子們在家待久了，缺少與人流和體育運動，很容易滋生心理和生理疾病，比如肥胖症等。更為重要的是，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根本沒有手提或平板電腦上網課，停課就意味着沒事幹，等於剝奪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讓他們輸在了起跑線上，這種教育不公平會進一步加大階級分化，使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支持學校停課的人卻不這麼看，他們說根據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病毒學專家的分析，英國新一波變種病毒改變了侵

與時間賽跑



近日英國因疫情惡化再度封城，曼徹斯特街頭一景。

入人體細胞的方式，意味兒童可能與成年人一樣容易受到感染，部分證據甚至顯示該變種病毒在兒童之間更容易傳播，這打破了之前認為兒童相對安全的看法。另外，教師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照常返工，是將他們推到了危險的邊緣，漠視了他們的生命權，萬一人中招，甚至性命不保，那麼這個責任又由誰來承擔？況且學校停課，將有助於大大降低師生染疫的風險，使他們不擠兌醫療資源，減少醫院壓力，對全國抗疫來說也是功勞一件。

聽起來，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說到底還是要有人出來一錘定音。隨着英國疫情失控，醫院已變戰場，形勢十萬火急，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約翰遜一月四日漏夜宣布封城，學校也全面停課，這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害苦了中小學校長，也害苦了家長。

我的一位朋友第二天早上起來，發現郵箱裏躺着六封學校郵件，前三封還在講開學注意事項，後三封就變成了緊急停課通知，而且都是凌晨發出來的，其緊急的程度可想而知，一些原先要為師生做檢測的學校，準備工作全都白費了。

學校緊急停課和公開考試（GCSE and A-level）遭取消，我朋友圈裏的家長們也炸開了鍋，很多人的上班計劃被完全打亂，要手忙腳亂地請假陪孩子一起上網課。誰能想到，看似小事一樁的開學，卻掀起大浪，打得政府、學校和家長人仰馬翻，政府趕着救人命，學校趕着關校門，家長趕着湊小孩，大家都在和時間賽跑。

事情並未結束，開學的話題很快轉移到打疫苗，引起究竟誰該先打的大討

論。有聽眾在CALL IN節目中提出，應率先給老師打疫苗，這樣學校就可以早一點開學，而學生們早一點返校，就能解放家長，讓他們盡快回去工作，進而令社會良好運轉，有助更好抗疫，算得上一舉兩得。此建議立刻遭到反對，理由是比如超市收銀員、巴士及地鐵司機等都是一線工作者，即便封城他們也要上班，作用遠比老師更重要，打疫苗也應該是他們先打。

按年齡段來排優先順序打疫苗也受到了質疑。反對的人說，那些排在前列的老年人大部分時間不出門，只要做好防護，他們受感染的可能性不高，相反那些為保持社會運轉所必需的青壯年勞力，才是最應該先打疫苗的，如果他們都進了醫院，那社會不就停轉了嗎？他們就像衝鋒陷陣的士兵，給他們先打難道不是好鋼用在刀刃上？

誰的話更有道理？我認識的一位英國NHS（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醫生朋友這樣講：說一千道一萬，還是英國抗疫不力，導致患者太多疫苗不夠分，否則也不會出現不同品牌的疫苗要混打，兩針疫苗的間隔要從十二天延長至三個月，能夠打疫苗的醫護人員嚴重短缺也是原因。

眼下已火燒眉毛，被徵召的退休醫護卻要進行一周的網上培訓，浪費的時間能挽救多少條人命，不要忘了，這是與時間在賽跑。

我贊同他的話，疫情之下大家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開學如此，打疫苗更是如此，現在全世界都把希望寄託在了疫苗身上，都在爭分奪秒地加快疫苗接種的步伐，努力跑在不斷變種、不斷加速傳播的新病株前面，這場比賽不能輸。

百變史卡拉第

近來常聽鋼琴家傅聰演奏的史卡拉第（Giuseppe Scarlatti，一六八五至一七五七）奏鳴曲專輯。不少樂迷懷念傅聰先生時，總會講起他的蕭邦，講起他演奏的海頓和莫扎特奏鳴曲，而先生對於巴洛克時期意大利作曲家史卡拉第鋼琴作品的詮釋，同樣精彩，常聽常新。

像十七及十八世紀的很多宮廷樂師一樣，史卡拉第一生循規蹈矩，平靜少波瀾。從不擔憂衣食，也不必介意旁人是否欣賞其作品，他用了大半生時間只為一名叫做瑪利亞·巴爾巴拉的女子創作。瑪利亞原本是葡萄牙公主，後來嫁去西班牙，當上西班牙女王，史卡拉第也跟她去馬德里，在那裏度過後半生。故此我們能在這位巴洛克音樂家的作品中聽見糅合意大利與西班牙元素的樂音，活潑明媚，宛若地中海畔陽光。

的確，史卡拉第筆下旋律像他



▲鋼琴家傅聰演奏史卡拉第奏鳴曲唱片封面。作者供圖

的生平遭際一樣安寧無塵，如同傅聰先生所說，「是最健康的音樂」，這也為後世演奏及聆聽的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自在詮釋並讀解的機會。與音樂史上那些個性鮮明的名家名作不同，史卡拉第留給後世的五百多首鍵盤奏鳴曲，尤其靈活多變。當我們說起蕭邦，我們會想到浪漫與詩性；說到貝多芬，一定忘不了他的熱烈、高昂與英雄主義；巴赫的音樂中充滿對上帝的愛與敬畏，舒伯特的奏鳴曲則如同綴滿星星的深沉夜幕。可史卡拉第呢，我們總是難以用一個或幾個形容詞來介紹並描述他的音樂：當你在夏日陽光午後聆聽他的奏鳴曲，那些旋律是歡愉雀躍的，像新出爐的、香氣四溢的糕點；當你在凜冬的夜裏聆聽，那些旋律又是蕭索孤寂的；當電影《想飛的鋼琴少年》中的天才男主角維特彈起史卡拉第，我們彷彿聽見春筍破土

黛西札記
李夢



的聲音；當其中一首奏鳴曲伴隨日劇《深夜食堂》催淚段落出現時，我們又覺得那些看似簡練的音符背後，別有欲說還休的寥落意味……史卡拉第是多變的、開敞的。作品寫完後，他人如何聽、如何演奏，終歸是他人的事情，與數百年後羅蘭巴特著名的「作者已死」理論遙相呼應。傅聰先生曾在某次訪談中說，巴赫的一些作品總有些說教的意味，而史卡拉第沒有，他從不板起面孔說教。這在我看來，正是這位意大利作曲家的最可愛之處。

貓店長

二〇二一年已至，農曆新年漸近，市面上開始張燈結綵。深水埗福榮街售賣揮春及各種賀年節物的店舖成行成市，商品琳琅滿目，更有貓店長出沒，為主人睇檔招攬生意。

圖、文：遂初



市井萬象